

青年写作，展开生活与创新的翅膀飞翔

本报记者 王国平

丰富张扬的想象力和鲜花绽放般的坦然，是青年写作的特点

当下青年写作总体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或许可以从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评委会拟就的颁奖词中捕捉到一些信息。

80后女作家董夏青青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边关题材小说。评委会认为她“极其敏感地触摸到了生活的神经末梢，她的作品看似冷峻、平淡，却放大了边防军人内心的坚守，渗透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女作家周芳则将目光定格在重症病房。在她的非虚构作品《重症病房的生与死》里，重症病房是“一个严肃的文学场景，容纳着每一个平凡个

体的重大生理和心理矛盾，也容纳了他们的生与死。它让我们深感自己虽置身庸常生活，却不得不正视生死这一看似抽象的重大课题”。

在《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看来，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继承了直面现实生活的写作传统，同时始终有着创新、变革的冲动。可以说，直面生活与创新冲动是青年写作的两只“翅膀”。

作家田耳凭《一天》获得中篇小说类金奖。评委会认为他是个“戴着面具讲故事的人，也是个讲故事的魔术师，他总在寻求变化，从而赢得喝

彩”。他们在评价作家张楚的短篇小说《水仙》时说：“现当代以来，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少，以致趋同。张楚用奇幻的设定让小说脱颖而出。”

在宗仁发看来，与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呈现出新的品相与样貌。具体来说，他们的叙述方式不再满足于写实功夫上的精雕细刻，也不愿仅仅符号化地诠释某种现代理念，而是从自己的体悟出发，努力找到了一把把开启隐秘心灵通道的钥匙，也为读者打开了既熟悉又陌生、既多样又立体的生活世界。

直面生活的创作路径和勇于革新的创造冲动，让青年作家拥有了艺术创作的底气，让他们的展翅飞翔拥有了扎实的根基。“青年写作，总要经历一个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过程。它有自己的特点，包括丰富张扬的想象力和鲜花绽放般的坦然。”张楚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如是说。

“我希望写出自己唯一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在写。这次获奖让我确信自己还一直走在要走的路上”。

宗仁发表示，当下青年写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与近年来国家对原创纯文学期刊加大扶持力度有关，一个显著表现是部分文学期刊的稿酬标准得以提高。这让文学创作者有了更多的尊严，也为青年作家进入文学创作队伍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

如何在这样的考验中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分享了自己的感想。他说今年4月连夜坐车从成都赶往宜宾，穿过茫茫的巴蜀大地，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是如此辽阔。

“中国有那么多地方，很可能我们一生都还没来得及去过。在茫茫的丘陵和平原上，有着怎样的人群，过着怎样的生活。对于一个中国写作者来说，体会中国的博大与辽阔，可能是毕生的功课。古人说‘行万里路’，说的不不仅是走多少路，而是在大地上、在时代里，行走在山河之间，行走在广阔无垠的人民生活之中。在我们的前方，有很长的路要走，路上会有无数壮丽的风景。我想与所有的写作者共勉，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与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国家，一起向前走。”李敬泽说。

写作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途中需要加油助威

为何要设立华语青年作家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的回答是：“侧重发现更多的文学新锐力量，评出更多的意外之喜。”

在周芳看来，写作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途中需要一些加油助威、鼓掌叫好。而华语青年作家奖突出“青年”二字，正好体现出这个奖项的可贵。

“青年时期的写作，难免会出现犹疑、彷徨，甚至自我否定。他们需要一双热情搀扶的双手和饱含温暖的关注目光。”今年获得非虚构类提名奖的周芳，将其视为写作道路上的一个坐标。

获得草堂诗歌奖的李柏荣，将这个奖项视为一把火炬。在他看来，这

个奖项承载着一份诗歌的新火、文学的传承，需要由更多的人去传递，直到最终去点燃一个伟大的文学梦想。这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更是每一个写作者内心永恒的自我感召。

田耳说自己不太关注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他羡慕那些已经写出了终结自己写作生涯作品的作家，

行走在山河之间，行走在广阔无垠的人民生活之中

毕竟是新手，青年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成长中的烦恼”自然少不了。

李梦凡说，90后诗人更应该警惕的就是一味地模仿，“真正有天赋的人很少，很多人在写作初期，靠着模仿快速成长。但也容易陷入这个圈子，写出的东西千篇一律。太多的人越来越浮躁，把发表和获奖当作目标，忘了写作的初衷”。

马骥文也认为，90后诗人要勇于突破和革新自己身上养成的各种僵化习气，需要警惕一种封闭的诗歌观念，一种趣味化或平面化的诗歌解读方法。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还原生活本身，写出一种粗粝的气象、毛

边的质感。”田耳说道。

青年作家对自我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赞赏不已。这一次，他在成都获得首届草堂诗歌奖“年度诗评家奖”。他说自己早就不明白，真正的诗人少之又少，出版诗集与诗人的称号之间构不成一种必然的联系。所以自己从来不敢自诩为诗人，而是知趣地退到诗门之外，逐渐转向诗歌研究，为新诗的发展尽着自己的责任。

首届草堂诗歌奖选定在杜甫草堂颁发。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杜甫创造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传统。而且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非常宽广，

既有关于国家、民族、时代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性体验。人们习惯用“三吏”“三别”来定义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但是在成都，他也书写了个人化的生活。

阿来希望年轻的写作者不要过早地形成固化的风格与观念，而是应该用开放的姿态，理解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随着现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如何坚守一种文化理想，使文学既进入每个人的内心，又和时代广泛的生活形成共振，将个人生命经验变成集体、广泛的人类生命经验，这是一种考验。



日前，在福建省莆田市莆仙大剧院，演员表演由周长赋编剧创作的莆仙戏《路伞行》。

可爱莆仙戏 专家学者研讨莆仙戏

“可爱莆仙戏，风流世代传。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魂断团圆后，神移笑语前。春光芳草碧，莺啭艳阳天。”这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盛赞莆仙戏的诗篇。

莆仙戏是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的古老剧种，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如今，在福建莆田，莆仙戏演出仍然非常活跃。据统计，莆田目前共有120多家莆仙戏院团，3500多名演职人员，院团年演出量8万多场次，吸引观众3000多万人次。在很多时候面临生存困境的当下，莆仙戏这一古老剧种何以能够传承发展，生生不息？

日前，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省文联、中共莆田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周长赋剧作研讨会和中国剧协关于民间职业剧团发展状况调研座谈会相继在福建莆田召开。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探讨以周长赋为代表的福建当代剧作家的创作特点，总结剧作家的创作经验，梳理莆仙戏的发展脉络，为莆仙戏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出谋划策。

南戏遗响

莆仙戏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形态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因形成于兴化地区（今福建莆田），用兴化方言演唱，故原名“兴化戏”，1952年更名为莆仙戏，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莆仙戏表演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影响，行当承袭南戏规制，其生、旦、靓妆（净）、末、丑、贴、外等七个行当，素有“奇、古、特”之美誉。黄文狄撰写的《莆仙戏传统科介》详细记录七个行当图解1100多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赞扬此书“记述精详，附有各种图解，尤能说明传统技术特点”，并题词：“莆仙科介，传统芬芳。有图有解，新见发扬。”

莆仙戏唱腔丰富，综合了莆仙民间歌谣俚歌、十音八乐、佛曲法曲、宋元词曲和大曲歌舞的艺术特点，用当地方言演唱，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迄今仍保留不少宋元南戏音乐的原始形态，素有“南戏遗响”之美誉。

莆仙戏现存传统剧目5000多个，音乐曲牌1000多支，有“大题三百六，小题七百二”之说，锣鼓经400多套。

新鲜血液

20世纪60年代，由莆田剧作家整理改编自传统剧目的莆仙戏《春草闯堂》《状元与乞丐》誉满天下，被全国上百个剧团移植排演。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郑怀兴、周长赋、王顺镇、姚清水等一批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剧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剧目，特别是新编历史剧，在福建乃至全国独树一帜，被专家称为闽派戏剧。其中，郑怀兴创作的《新亭泪》《鸭子丑小传》、周长赋的《秋风辞》《江上行》、王顺镇的《魂断燕山》等都获得过全国性奖项。

据福建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吴新斌介绍，此次召开的周长赋剧作研讨会是福建省文联、省戏剧家协会实施“当代福建戏剧名家名作推广工程”的系列项目之一，对于梳理戏剧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探寻戏剧编创人才的成长之路、推动新时代福建戏剧繁荣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周长赋是莆田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剧本创作，以一出莆仙戏《秋风辞》一鸣惊人，此后陆续创作出莆仙戏《风雪潼关》《江上行》《大唐梅妃》《路伞行》等，同时涉足话剧、昆曲和京剧创作领域，作品亦屡获殊荣。

回顾自己30余年的创作历程，周长赋说：“古老的莆仙戏滋养我，并成就了我与戏剧创作结缘。我希望借助戏剧表达我对社会、对人的认知，对文化、对美的理解，达到与社会交流的目的。”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高度赞誉周长赋的创作。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廖奔表示，自己编创，一直以《秋风辞》为教材，他透露：“上个星期，我刚重温《秋风辞》，为了学习里面的编剧技巧。”

“莆田为何如此盛产戏曲作家？因为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生活传统。比如，直到今天，科介不叫舞台提示，仍然顽固地叫科介。”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平感慨地说，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戏曲经典的价值，不能数典忘祖。当代莆田出了一大批剧作家，周长赋是当下最具代表性的大家之一，其新作《路伞行》既彰显了戏曲艺术本身的魅力，又具有莆仙戏独特的艺术风格。

遍地开花

莆田独特的历史文化孕育滋养了莆仙戏，千年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直到今天，民间看戏的需求依然旺盛，这为莆仙戏民间职业剧团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莆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晶浩介绍说，近年来，莆田市大力实施莆仙戏振兴工程，坚持专业与民间双轨并行的政策，出台了《关于莆仙戏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实施意见》，成立了莆田市莆仙戏传承保护中心，从莆仙戏抢救保护和理论研究、优秀作品创作生产、院团发展、人才培养、传播普及和推广、资金扶持、组织保障等7个方面着力提升莆仙戏传承保护和发展水平。

刘晶浩同时也指出，莆仙戏民间职业剧团由于自身的草根属性，队伍参差不齐，剧团人才的艺术素养需要提升，剧目内容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力争做到雅俗共赏。

当天参加调研座谈会的民间剧团团长们一致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对民间剧团的扶持力度，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希望能够为民间剧团的人才提供一些学习培训的机会。



民俗歌舞剧《大端午》在京上演 日前，由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打造的民俗情景歌舞剧《大端午》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是2018年“湖北省优秀剧目北京行”主要剧目之一，以端午文化为主题，融入当地特有的民俗符号，为观众献上了一份视听文化大餐。图为秭归县屈原艺术团演员在表演民俗歌舞剧《大端午》。



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胡晓军 本报见习记者 马荣瑞

日前，由江西省文化厅主办、以“多彩非遗，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在江西省美术馆拉开帷幕。

“这是五年一届的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也是一次全方位展示江西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盛会。”江西省文化厅厅长池红说，“我们希望通过全方位展示江西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呈现江西近年来非遗保护的丰硕成果，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互动性强的宣传展示活动，以营造人人传承江西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此次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精选了10余项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类别的特色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设置了国家和省级4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展区，对40余项各地代表性的工艺类项

目进行展示；用图片展、摄影精品及传统美术类作品展图文并茂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集图书籍、画册、电子出版物等。活动中，荟萃了40余项已列入各级非遗名录的非遗项目美食，更引来观众纷纷上前品尝。

“这个展示活动真精彩，见人见物见生活，不同的观众在现

场都能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一次亲密接触，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特地前来观看展示的南昌市民张涛说。

赣鄱大地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斑斓多彩、优美多姿，是赣鄱人民乡情之所系、乡愁之所依。“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黄小蓉介绍，过去的5年多来，江西省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国内率先印发了《江西省“十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方案》《江西省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总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数基本翻了一番。目前，全省共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70项、省级56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0名、省级478名，拥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两个、省级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个、省级20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9个、传播基地10个、传承基地19个，已基本构建起体现江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这次非遗展示活动在‘六一’期间开展，为广大儿童提供了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验，有助于培养他们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欣赏者、从业者群体，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注入新鲜血液。”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施小琳说。